

朱屺瞻画语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● 日月山画譚 ●

朱
屺
瞻

画 语

朱屺瞻画语——日月山画谭

编者：纫石

责任编辑：张纫慈 曹 齐 装帧设计：杨利禄

出版者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)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.875

印数 0001—5000

ISBN 7-5322-1736-1/J·1641

定价：11.80 元

出版说明

当代中国画家的美术创作经验,对于发展繁荣美术创作,指导美术初学者,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并为后人研究当代画家,可以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。基于上述愿望,我们汇编出版《日月山画谭》丛书。本丛书不按画家的成就高低来排列,而是将已编写好的先行出版,以后不断选择卓有艺术成就的画家,选编其创作理论,加以整理,编辑成册,使本丛书发展成为一套极具学术性的资料书。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(一)
探求·····	(七)
形与意·····	(二七)
借鉴与生活·····	(三五)
关于西画·····	(四九)
笔墨·····	(五三)
章法·····	(六四)
色彩·····	(七一)
学画自述·····	(八〇)
朱屺瞻年表·····	(九六)

前言

吴昌硕有个画斋，曰「癖斯堂」，嵒瞻老人选用了「癖斯居」这一斋名来命名这本「画谭」，既含有对昌硕的敬仰之心，亦怀有对读者的「芹献」之意，他将绘画视为自己的癖好，既是自谦，亦可见其对艺术事业的感情之深了。

嵒瞻老人的画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，粗犷、浑厚、色彩浓烈，并以它清新拙朴的风貌而感染读者。

他的作品以山水、花果为主，笔墨雄健，造型概括，讲求气势，注重传神，写出了天地间的生机与生意。他的山水画很少崇山峻岭、奇峰险壑，而能平中见奇，新意迭陈，无论是丈二巨幅还是册页小品，也无论是淋漓酣畅的泼墨山林，或是烟润辽阔的江流原野，都具有那雄壮的美的特质，神完气足而引人入胜。他笔下的花卉，往往是老笔纷披，粗服乱头，他说「我喜写山间的

群兰，路旁的野竹、野草，因其与庭园中人工修饰的花草不同，我爱其野趣」。他所追求的「野趣」即是那种不假修饰的美，真实的美，正是生化万物那蓬勃的生命力！他笔下野逸的水仙，灿若丹霞的雁来红，迎风摇曳的减笔牵牛花，莲叶田田的荷塘，山野空谷中的幽兰，不畏风雨的墨竹，晶莹透明的葡萄，鲜露欲滴的枇杷……无不以它们独特的风神，散发出诱人的魅力。

屺瞻老人用色浓郁纵恣，奇丽绚烂，他为大千世界的神奇色彩激动不已，面对着大自然的壮丽图景，他深感应当打破国画用色方面的局限性，他大胆吸取了古人运用重色的经验，以及敦煌壁画中鲜明强烈的用色法，加上他在油画方面的色彩修养和深厚的笔墨功夫，形成了他用色上的强烈而和諧的独特风貌。他从前人的泼墨画上受到启示，创造性地发展出墨彩缤纷的泼色山水，别开山水画的新生面。山光水色变幻莫测，意出画外，令人陶醉。

他作品的这种感人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正如王朝闻同志所说的：

「他那与众不同的独创性，是作者从他接触生活时就开始了的。」

我们看了屹瞻老人数千幅速写稿，这些画稿生动地记录了他的足迹、他的感受。这些速写稿大都极其概括，看去似觉草草，但他所捕捉的正是他在当时所特别感到有趣的东西，他把握住了总的态势，而不是单纯地、无动于衷地记录一下客观形态，在他简略的画稿上往往注上「这里有云气」，「天阴……山极淡」，「有雨意」，「日西下一片淡黄」……这不正是落日熔金的境界吗？他所注重的正是这种感受与意境！他以几道横线勾出了江岸沙滩，几个墨点，点出了一群飞鸿；浩渺的江面上，荡漾着一叶片舟；金风萧瑟的芦草，烂漫的山花；突兀大石，群峰林立，陶罐与竹篓……他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感觉，发现了不为常人所注意的美感！只有当客观对象的美对画家造成了深切的感受，并为画家以生动的艺术手腕再现出来时，才能打动读者，引起人们的想象和思索。

正是大自然无数的绝妙画本，哺育了他的性灵，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！

诗人陆游在《示子通》中写道：「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」，绘画亦不是一门孤立的艺术，它要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，朱屺瞻老人对文学、诗词、书法和音乐亦有着广泛的兴趣和修养，他结识了许多学识渊博、艺术造诣很深的朋友，经常探讨文艺，提高了画境，并且从音乐中受到启示，而变革自己的画风。他还向儿童画学习，他欣赏儿童画中那种真率纯朴的意趣，而倾心向往。

屺瞻老人是位勤奋的画家，他几十年如一日，在艺术的征途上不畏艰辛，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探索与创造！他自幼爱好绘画，不顾家里人的竭力反对，立志献身艺术，早年他在学习西画期间，即对马蒂斯、凡·高、塞尚的作品发生浓厚的兴趣，认为他们的作品在形象的夸张，造型的概括，用色的强烈、单纯，以及在线的运用方面，与中国的写意画有着某种共通之处。他一面探索着油画民族化的道路，一面对祖国传统绘画的优秀遗产探求揣摩，潜心研究。

解放后，他全力从事国画创作，他不畏年高路遥，多次深入生活，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」，他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气概，遍游祖国名山大川，师古人，师造化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，创作出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，一九六二年举行个展，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赏，然而他并未固步自封，他怀着对艺术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，七十尤敢创新，向着风格更为豪放、泼辣，设色更为强烈的目标迈进。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间，这位八旬老人，以惊人的毅力，集中了三年时间，以黑白印刷品为范本，精心临摹了大批五代、宋、元山水名迹。博采各家之长，陶冶自己的笔墨修养。他热爱生活，热爱生命和阳光。如今，这位老人已届九旬高龄了，仍是壮心不已，艺高胆大，老而弥健，八十七岁尚作桂林之游，近日作文二大幅山水，犹挥洒自如。他怀着对艺术的一片赤子之心，为天地造物传神写照，不断探索，不断前进。

这本画谭，是杞瞻老人日常与亲友交谈的点滴随录，不免挂一漏万，可望对后学者有所借鉴和启示。

文稿承复旦大学教授林同济先生在百忙中整理润色，正值本书发稿之际，林同济教授在赴美讲学期间不幸病逝，未能见到本书出版，我们深为痛惜。

韧石 一九八一年元月

探 求

凡是一门学问，一种学科，都有它内在的规律。画亦有道，即规律之谓。从技巧、理论以至身心修养，在在都有庄严规律。这里面，容不得半点狂妄与「虚无」。

画须打破框框者，是打破题外的干扰。不但外来强加的申令应当排除，画者自己内存的杂念，也必须洗涤。

作画是个庄严学问，须恭敬将事，惟诚惟惕！

多年来，总以「独」、「力」、「简」三字自求。

齐白石教我「画须独立」。

唐文治教我「画须有力」。

「独力」，即忠于自己的面目，不依门户，不盲目拜倒于某家某派座前。「力」即力量，它不仅指笔力，更是指作者内蕴的「心力」，作者的思想深度。

「简」是简练、简洁。这是我自求遵循的一种创作标准。

画须有独立性，要有自己的风格。

风格不是凭空来的，是从生活基础和绘画实践中发展形成的。

元、明各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风格、时代特点。我们也应画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，创出一种时代风格，不能泥古。

要多看当前的实物，留意当代的生活，多速写，多写生，才不至于脱离时代精神。

佛像来自印度，经数百年的雕绘，不知不觉取得了中国的民族神情。

这种「中国化」的过程，值得研究。如何创出「中国化」、「民族化」的油画，与如何吸取西画的优点融入国画的问题上当有所启发。

若干年来，我多少抱有一个心愿：努力跟着时代变，努力引导我的画向着一个方向推进。那就是：风格要浑厚一点，色调要强烈一点，笔意要拙朴一点。

拙朴最难，拙近天真，朴近自然。能拙朴，则浑厚不流为夸侈，强烈不流为滞腻。

作画时，容不得一点杂念。名利心固然要不得。古人笔法，世俗偏见都是「乱我心」的尘垢。

古人「真心诚意」之说，于此还是用得上的。主要在「诚」字。把全副精神百分之百地集中在创作之中。这就是「诚」。

偶读杨诚斋句：「学诗须透脱，信手自孤高。」这透脱是指胸襟通达超豁，不缚于世俗成见，不执著，不粘滞。希望从生活体验中，对事物认真探索，以求通晓，孤高犹言一无依傍，自有树立。周汝昌注引《打虱新语》：「读书须知出入法。始当求所以入，终当求所以出。见得亲切，此是人书法。用得透脱，此是出书法。」学画也正如此。不亲切则入无由。不透脱，则自缚框框，如何得出。不入，谈不到出。不出，又何用于人？

生活与环境的变化，审美情趣也会不断改变。我在北京饭店看到新建筑光线充足，室内摆着新式的家具，墙上挂着贝壳画，颇有不和谐之感，这使我悟到，建筑风格的改变，作为室内布置画的画风，也必须有所改变，才能与新建筑谐调。

从前所谓「暗房亮灶」，在空阔的老式厅堂中挂上长条巨幛、画上清淡疏朗的山水或花鸟，在柔和的光影里，是很有情致的。然而，新建筑既改变了

原有的结构样式，又产生了新的光影与空间效果，画面应有强烈的对比效果，才能在充足的光线中「站得住」。

复旦大学教授林同济，近以「畊青子」称，与沪上画家辄复过从，题诗谈艺，扶微特多。

作画须有「宇宙感」。此意的明确体会，我得自林畊青。

我国传统艺术论「意境第一」。诗如此，画亦如此。林畊青点出：「意境有高低，叹老嗟卑，意境限于个人；感时忧世，意境胜了一筹，最高的意境，则需与天地同脉拍。这就是「宇宙感」。表现可有两面：感到无穷时空的「微茫」处，与感到生化天机的「微妙」处。屈原《天问》可代表前者的情怀。曾点浴沂（见《论语》卷之六）最可说明后者的志趣。简单寻例的话，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属于前者范畴。陶渊明的《采菊东篱》诗，属于后者的典型。

「这两者表现虽不同，实质仍不二。它们的作用都可以超出个人与历史。在中国画史上，陶渊明的主题得到了尽致的发挥。陈子昂的情调此后还有待发展。」

林畊青这段话，对我启发良多。画出一山一水，一景一物，究竟停留在个人情趣平面，还是能进入历史的范畴，而更趋入宇宙范畴？要写出生化天机的「微妙」，我确曾向往。要表达无穷时空的「微茫」我不曾想到。我最近作《浮想小写》十二图，可看作为我对两种「宇宙感」的尝试。

读到前贤「厚生以养民」之句，甚觉艺术亦如为政，作用须是「厚生」，有助于丰富人生，增加一点人的生意生趣。

我作画，喜「厚」字。觉得厚近仁，仁近生。

五代荆浩论笔法云，「必全其生意」。画家能做到此点，其他都是末节。

谢灵运梦得「池塘生春草」句，大以为「工」。句无雕琢，写出了天地间那